

宋翔鳳過庭錄

丁輔之題

宋明集卷之四

尙書略說下

過庭錄卷之五

般庚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改政而不徙蓋當時溝洫不治故有河圯之患祖乙改脩溝洫之政故得不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注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又盤庚篇鄭注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如以奢侈踰禮爲宮室衣食之奢淫則盤庚爲政雖尙都耿法

度可繩何必謀徙則奢侈踰禮者謂溝洫不脩井田形
改奢侈者大也如春秋漸移而魯得取邾地耿民侵溝
洫之地以侈大其田踰先王之禮也遂迫狹而無以容
溝渠土壅川潰其患易至何以知溝洫不脩以河圯而
知之也何以知井田踰制以土地迫近而知之也故經
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攸居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曰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此居
民之法地謂井地地不必正平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
執度以度之而後可以畫井又求地防使水屬理遜用
磬折句矩之法而後可以爲溝洫小司徒經土地必先

井牧其田野既有井田必治溝洫則水土演而民用然
必相其山川之勢遠近之宜大戴禮主言云三井而句
烈與裂通三句烈而拒當爲矩句謂句股烈謂割園用句股

割園之法正參差不齊之地而井田之制乃定故九數
始於方田田不能方以矩之數求其方司空不得其職
隄防溝瀆情其事而又水旱不時山川形易變巨室齊
民漸侵其經界遂有土地迫狹山川時圯之患殆哉岌
岌乃謀遷都移民均地方能一復舊制在夏民初離昏
墊人無爭心故但以溝洫之法護民田殷民世業已久
侈意漸萌乃以井田之制護溝洫王畿之內謂之甸服
周語韋昭注甸王田服其職業夏后氏用貢法故甸服

之內但什一而取無公田私田之別商用助法始於井田之中分公田私田井田之制至商先王而始善故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使民如借亦恪謹之義也又言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謂度地居民之政也又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謂民各共其舊服農事不廢也其言今不承于古卽下文言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惰者謂惰於溝洫而不能盡力不服田畝謂田畝之度非先王之舊服相與貪田疇之私利而忘惰溝洫之大患故云越其罔有黍稷也要心厥臣大家先惡于民故曰斃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常經也舊久也甸服井田之制先王立經常之法行之已久今取以正

定其法度則自在位者始有井田而後有夫家正法度而夫家有永利故曰永建乃家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注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田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君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故曰徙主於民經又言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謂溝瀆壅山川圯井田壞土地迫水土蕩析田疇仳離遂無一定之中制故經又言用永地于新邑謂必遷新邑而後能以常舊服正法度蓋井田一定而溝洫不壞河水順流斯爲永地經又言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金玉曰貨

周禮注

生生謂田穀民生所繫敢

共生生謂不寶金玉而重五穀鞠養也惟井田爲養人

故易言井養而不窮井地均則民安其居保其性命當
次敘而敬之以戒世世子孫守其法而勿替此以井田
行助法爲商先王之大政按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
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
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
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
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按書序商書
首篇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
告釐沃帝告者當述帝舜命契之事故尙書大傳引帝
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卽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曰明上下釐沃者居亳爲

沃土湯始都此卽分疆畫井定七十而助之法

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就其畿內制之辨別見

故曰釐沃釐者分也此

湯之首政而盤庚之所行者也按呂氏春秋慎大覽云

武王乃恐懼太息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

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所謂盤庚之政者湯之政也

惟復盤庚之政故雖周亦助蓋自盤庚遷殷以至春秋

之季五服之內未嘗一日廢井田卽不能一日廢溝洫

而長無河患浸至戰國諸侯兼井井田不脩溝洫不治

至定王五年河徙

卽定王介世本作貞王

其後魏李悝有盡地力

之說秦商鞅開阡陌而井田溝洫之制遂不可復矣

武王伐殷年 伯禽受封年

按史記周本紀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上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

本作十年七與十字之誤

而崩號爲文王

按太史公本魯詩說伏生書大傳亦謂七年而崩

書大傳云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周本

紀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

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

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

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

師尙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

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按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此皆古文太誓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乃誓云云按此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

武王觀兵十一年十二月伐紂

書序作一月戊午者周正也此作十二月商正

也 次年二月

亦商正

至牧野殺紂作牧誓十一年之誓則

大誓也其云太子發上祭于畢者追敘九年之事也故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大誓三篇上篇追敘九年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敘渡河

伐紂時事

周本紀僅存兩篇故馬融疑之

並是十一年所作故序并記

之書序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

本作以葆琛先生讀作祀箕

箕

子歸作洪範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

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

故問以天道按此以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

年也述箕子歸周之由故追敘殺受立武庚祀也金縢

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卽云武王既喪

其云翼日乃廖

是暫瘳而
卽崩也

故史記封禪書云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甯

而崩則武王崩卽在是年也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旣崩
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
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尙書大傳亦言周公
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則武庚之殺在武王崩後周
公居攝之二年距武王殺紂立武庚祀將五年多方篇
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指武庚之立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又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立微子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五年須暇則殷命未黜也殺武庚而既黜殷命
矣魯世家又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
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卽召誥之文召誥與洛誥相
接爲一時事此當周公居攝而稱成王七年則周公居
攝成王卽政俱無改元之事況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
相卽攝也詩朋友有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
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周公旣相成王則大誥之
王若曰自代成王言鄭君以爲周公攝政稱王者周公
旣稱王矣而召誥洛誥之王皆成王也土無二王之說
安在乎尙書經文及序於周公則稱周公於王則稱成
王而漢人猶渾淆若此則劉歆實亂之也歆作三統秣

於周公攝政七年之後接以成王元年而云此命伯禽
俾侯于魯之歲也按魯世家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
卽成王元年故世家又言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管反
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
誓云云遂平徐戎定魯按此與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
踐奄作成王政同時同事歆則以爲別是一時歆假飾
書以傳會王莽而鄭君說書於武王周公之事多惑於
劉歆而又參以已見不如太史公得古文舊說之爲可
信也

周語洽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宮故詩
正義推是年太歲在庚午而淮南兵略篇云武王伐紂

東面而迎歲高誘注云太歲在寅

亦見荀子儒效篇

又尸子曰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則當時人人異說三統秣言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曰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按魯世家無伯禽年數則亦歆所朞度又三統術引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多不與史記合後漢尙書令忠奏言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則共和以前上推武王伐殷之歲其數已不可得但可存周語歲在鶉火之說而已

周公攝政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